

**林彪孔丘都是
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

人 民 出 版 社

林彪孔丘都是
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

人 民 出 版 社

林彪孔丘都是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

*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四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5印张 19,000字
1974年4月第1版 197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3001·1419 定价0.09元

出版说明

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干部深入批林批孔的需要，我们将杨荣国同志在一次批林批孔报告会上的报告记录稿，略加整理，印制出版。杨荣国同志在报告中，对林彪宣扬孔孟之道，特别是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清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的真面目，继续深入地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很有启发和帮助。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蓬勃发展。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彻底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大量事实证明，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反动的孔孟之道是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来源。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政治骗子，由于要搞复辟，开历史倒车，就指使一些人，到处收集孔孟的言论，用它装腔作势，骗人唬人，制造反革命舆论，大搞阴谋活动，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在林彪居住的黑窝里，充斥着儒家的思想垃圾。这些，今天成了深入揭露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认清林彪一伙的丑恶嘴脸的极好的反面教材。

现在，根据有关材料，把孔老二的话和林彪的话对照起来，揭露和批判林彪利用孔孟之道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谬论和罪行。

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 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孔丘的核心思想是“仁”。孔丘的“仁”是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反动理论。“仁”包括的内容很多，比方“忠”、“孝”、“恕”、“礼”，等等。但孔丘讲“仁”的最终目的在于复辟奴隶制。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他当时是要在奴隶主统治阶级内部讲“仁”，讲“克己复礼”。因为那时的社会处在大变革时代，奴隶主的血族统治快要瓦解、崩溃。孔丘提出“克己复礼”，要奴隶主克制自己，顾全奴隶制的大局。当时，有些诸侯国出现了新兴力量，即新兴地主阶级，其中有些是从奴隶主转化来的。如鲁国的季孙、叔孙和孟孙，就是这种力量的代表，他们“三分公室”，后来又“四分公室”，把鲁公室的土地、奴隶都瓜分了。分了公室之后又改变了生产方式，由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改变为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孔丘认为季孙这些人不能“克己”，他们的做法不合于“礼”，对他们很不满意，大加反对。“礼”并不是只讲礼仪（固然也包括礼仪），还有重要的政治内容。那时，奴隶主做了错事，不能用刑罚，只能以礼相待；但奴隶犯了罪，却只能用刑罚，不能以礼相待，即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

下庶人”。这说明“礼治”是奴隶主阶级的“礼治”，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孔老二用它来维护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和奴隶制的经济基础。“礼”还包括奴隶制的等级制度。所以说，“复礼”就是全面复辟奴隶制。孔老二又说：一旦做到克己复礼，天下就“归仁”了。为什么这样呢？在他看来，在奴隶主阶级中，不仁的人是有的；但奴隶、小人中，绝对没有一个是仁的。他还认为，奴隶没有先验知识，当然没有仁；而奴隶主、君子有先验知识，应该都是仁的，但有些人不能克己，就不仁了。所以，我们对“仁”要进行阶级分析。孔老二讲的“仁”，是对于奴隶主阶级内部而言。他认为，在奴隶主内部人人都仁了，新兴力量就不能抬头，奴隶就不会造反，就会规规矩矩地服从奴隶主的统治，这样，天下就归仁，崩溃了的奴隶制就会复辟。所以，孔老二把“克己复礼”作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这是开历史倒车，抗拒历史潮流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林彪是怎样讲的。他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这里，“悠悠”两字当作“众多、很多”讲。林彪的意思是：在很多事情中，最重要的是“克己复礼”。据《后汉书·李杜列传》的李固传中记载，东汉质帝被害，朝廷没有皇帝，太尉李固等联名上书大将军梁冀说：“今当立帝”，“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国之兴衰，在此一举”。林彪把“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和“克己复礼”连在一起，多次地大书特书，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我们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轰轰烈烈搞社会主义，林彪出于反动阶级本性，对此恨得要命，时刻妄图复辟，但他认为先要克制一下，不要对搞社会主义公开表示不满，要他的死党伺机为他的阴谋篡权复辟效劳。他再三再四地挥舞“克己复礼”的黑旗，就是要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我们今天反复辟，就要彻底批判林彪宣扬孔孟之道、阴谋篡党夺权的反动谬论和反革命罪行，肃清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再看看孔丘讲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兴灭国”有两种含义：一、由于奴隶逃亡和暴动，新兴力量向腐朽力量进攻，使一些奴隶主国家灭亡了，孔丘要把它们恢复起来。这是要用实际行动复辟奴隶制。二、当时封建改革的过程要求全中国走向统一，结束割据分裂状态。而孔丘叫嚷“兴灭国”，是反对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继绝世”，就是要把已被打倒的国君重新扶上台，恢复其对奴隶和劳动人民的血腥统治。“举逸民”，就是要把没落了的奴隶主贵族捧上台。所以，“兴

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是孔丘复辟奴隶制的行动纲领。林彪效法孔老二，认为地、富、反、坏、右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迫害”的，他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什么“莫须有”？地主阶级有没有罪？要不要打倒？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章伯钧、罗隆基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要搞资本主义，要不要打倒？都要打倒。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打倒搞复辟的人。林彪要在政治上解放他们，说明他和孔老二一样，都是要把被打倒的反动分子拉上台，恢复旧制度，开历史倒车，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下面谈谈孔丘的“正名”思想。孔丘为什么要宣扬“正名”？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社会大变动，奴隶主有些被打倒，有些没落下去；有些本来是奴隶主，如鲁国的季孙、叔孙和孟孙等人，实行封建性的改革，改变了生产方式。鲁昭公被赶跑，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季孙氏上了台。这样，原来奴隶主政权的臣子当了权，是进步的。孔丘对这种变革不仅看不下去，而且极为不满。他要进行整顿，要原来做国君的仍然做国君，原来做臣子的还是做臣子，顽固地维护和复辟奴隶制。所以他非要“正名”不可。如果不“正”这个“名”，复辟就搞不成。孔丘修《春秋》，就是用“正名”观点搞的。总之，孔丘的“正名”，就是要以奴隶制的旧典章制度去

纠正变化发展了的社会。从哲学上来说，“正名”是主观唯心主义，是以主观观念去套已经变化了的客观现实。

林彪就是抓住孔老二的“正名”思想，向党猖狂进攻。他以“名不正言不顺”的反动说教为根据，顽固地坚持反党政治纲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叫嚷如果不让他当国家的“头”，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林彪要复辟，我们就要反复辟！毛主席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的斗争，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今天深入批林批孔，就是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

林彪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 阴谋篡党夺权

孔孟都认为自己是“生而知之”的。林彪鼓吹“天才论”，也就是宣扬“生而知之”的唯心论。毛主席早就

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从世界观的高度来说，这是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还是搞唯心论的先验论；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的问题。这是很大的事情，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变不变颜色的大问题。

孔丘、孟轲都讲“天才”。孟轲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还讲“良知、良能”，即先天就有的、头脑里固有的知识和才能。他认为不虑而知，是良知，不学而能，是良能。就是说，不是实践出真知，而是头脑里老早就有了这个真知。他认为只有他才能够把天下搞好。孟轲也是要复辟奴隶制，他反对商鞅废除奴隶主阶级的井田制，而要维护井田制。他认为历史是英雄创造的，“我”是英雄，历史由“我”创造，哪里是什么人民群众创造？“我”可以扭转乾坤，所以“舍我其谁”，极力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有人说孔丘虽讲“生而知之”，但他也讲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象满谦虚的样子。其实，这是骗不了人的！我们看他的另一段话就更清楚了。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是宋国的司马（官名），当时倾向进步，反对孔丘，孔丘来到宋国，他便要杀孔丘。孔丘没法，一急，真正的观点就暴露出来了：“我是天生的，你能把我怎么样！”

林彪讲什么“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天马，指不同

于一般的马，而是天上打发下来的“神马”，也就是所谓神仙下凡，是“独往独来”的。“独往独来”一语，据《庄子·在宥篇》，原文是“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为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六合”，是指天、地、东、西、南、北；或者上、下、前、后、左、右。“九州”，天下的意思；“游乎九州”，即天马无所不到。林彪、陈伯达他们讲“知无涯”，就是说他们的知识非常多，多得不得了，无边无际，过去未来都知道，既无空间的限制，也无时间的限制。“天马”、“知无涯”，“独往独来”，不受任何限制，不受实践检验，这同孔孟所说的“生而知之”，“良知良能”不是一模一样吗？林彪讲“天马行空”，一方面反映了他鼓吹的是孔孟之道，另一方面他以“至贵”、超人自居，妄图实行独裁统治，是极端反动的。林彪一伙还讲什么“猛志常在”，就是说他们妄图搞法西斯专政的极端反动思想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林彪的卧室里还挂着他写的一个条幅：“王者莫高周文，伯者莫高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这是抄录汉高祖求贤诏的一段话。周文，就是周文王。伯，即霸。周文王、齐桓公都有贤人帮助统治。周文王是最大的奴隶主头子，辅助他的所谓贤人是姜太公等。春秋时有五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齐桓公是最大的一霸，他的贤人是管仲。林彪写这一

条幅，是他以“人主”自居，妄图建立封建法西斯的王霸之业的野心的暴露。林彪自比周文王、齐桓公，他要效法周文、齐桓，结交“贤人”。这就是要结党营私，搞反革命复辟，实行法西斯专政。陈伯达给林彪死党的题词说：“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也是出自孔老二的思想。孔老二说：临大事而不惧，泰山崩于前色不变。孔丘认为自己是天生的圣贤，遇大事能脸不变色，泰然处之。陈伯达吹捧林彪死党为今之“古贤”，颂扬她帮助林彪搞反革命复辟能沉住气，好象辅助周文王、齐桓公的贤人一样，能帮助林彪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

林彪还说什么不承认天才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这完全是胡说。讲“生而知之”的“天才”是孔丘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实践论》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知识和才能是来自后天的实践，而决不是天生的。孔丘说：“生而

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对这段话要进行阶级分析。“生而知之”的是什么人？是指文王、周公之流，是指奴隶主头子，其中包括奴隶主的代言人，如孔丘等人，他们是上等人，是不学而知的。中间两句指一般奴隶主和平民。最后一句指奴隶。后来董仲舒把孔丘这段话发展为“性三品说”，韩愈也认为人性有上、中、下三品，都承认有天才。林彪鼓吹“天才论”，是说 he 自己是“生而知之”的天才！他讲人的智慧和才能，“既受于天，且受于人”，其实他讲受于天是真，讲受于是假，归根到底，是讲“受于天”。他讲他自己的脑袋“长得好”，“特别灵”，是“爹妈给的”，就是讲受于天，是天生的。这也来源于孔孟之道。据载，有人问子贡：孔子是不是圣人，为什么他那么多能？子贡说：是天使孔子多才多艺的。

林彪说什么天才是几百年才出一个。这也是孔孟思想。孟轲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林彪的话就是搞神秘化，来源于孔丘和董仲舒之流的天命论。早在商朝时，就已有天命思想，宣扬一切来自上帝。奴隶们在斗争中认识了真理，认为宇宙的本体是物质的，不是精神的。但奴隶主认为宇宙本体是精神的，不是物质的。那时的“五行”说，认为宇宙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构成的。当时还不能认

识原子、电子，但毕竟认识到物质才是世界本体，这是奴隶们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认识的。所以，唯物论思想是来自劳动人民的。此外，奴隶们还认识到事物是变化的，提出了阴阳说，这是朴素的辩证思想。但是，子思、孟轲，象一切反动势力一样，把“五行”和“阴阳”歪曲为神秘的不变的精神。他们认为一切由天意决定。林彪讲天才几百年出一个，就是贩卖孔孟哲学，搞神秘化，他的目的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卧室里还放着陈伯达抄题的清代赵翼的诗：“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是说李杜的诗不新鲜了，即过时了，各代都有才人出，又有新的了。这里，“风”指《诗经》中的《国风》；“骚”指屈原的《离骚》。“风骚”二字代表文学艺术。陈伯达抄题这首诗，是借古讽今，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不新鲜”了，吹捧林彪是“天才”，为林彪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其用心是极为恶毒的。

林彪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 恶毒诬蔑劳动人民

林彪胡说什么“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这个

谬论也是来自孔孟。孟轲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所谓“共同创造论”，实际上就是认为，英雄创造历史，奴隶不过是英雄的一种“会说话的工具”而已。这是十分反动的唯心史观。而孔孟的所谓“治”和“养”的关系，即反动统治者统治劳动人民和劳动人民供养反动统治者，这种关系就是林彪的所谓“共同创造论”。反动阶级所讲的“英雄”，向来是指反动统治阶级中的大人物，都是压迫和剥削人民的人，他们不但不能创造历史，而且是阻碍历史前进的；不推翻他们，历史就不能前进。毛主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只有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陈伯达胡说什么“先知先觉是有的”。林彪一伙认为，剥削者是先知先觉的，劳动人民不行，要靠先知先觉的人来领导。还说什么“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千年愚”，这些话都是自我吹嘘的，也是污蔑劳动人民的。林彪污蔑劳动人民只懂种田种地，不懂国家大事，好象劳动人民都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但是，我们从历史事实来看，从陈胜、吴广起义起，历代的农民起义如新市、平林、赤眉、铜马、黄巾、李密、窦建德、王仙芝、黄巢、宋江、方腊、李自成，特别是太平天国，这些不都是

农民革命吗？难道农民只懂种田，不懂革命吗？难道他们没有政治头脑吗？没有政治头脑怎么会革命呀？事实上，他们有政治头脑，有革命思想，很会搞阶级斗争。他们不但有明确的政治观念，而且有明确的哲学观点。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汉朝黄巾起义时就驳斥了董仲舒的谬论，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农民认为地主那个“天”要变，能变。天变了，道也要变，不能再搞“三纲五常”那套道德。农民阶级有自己的道德观念，有自己的哲学观点。他们的哲学思想来自实践，来自革命。认为农民只懂种田，不懂革命，这是极端反动的。宋代杨么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如果翻译为现代话，“等贵贱”的“等”就是不准压迫，就是“反封建压迫”，贵的不准压迫贱的；“均贫富”就是“反封建剥削和超经济剥削”。有压迫就有反抗。怎么能说劳动人民没有政治头脑呢！

林彪和历代的反动派一样，认为劳动人民只会搞生产来供养统治阶级。其实，劳动人民一向坚决反对孔孟思想。如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就曾砸烂孔丘牌位，捣毁孔庙，颁布反封建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等等。怎么能说他没有政治头脑呢！

中国历史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